

泼墨赌棋 笙歌珠玑  
诗藏暗律 画尽阳谋

寥寥数人中，  
谁与你焚琴煮酒论英雄，  
歌尽桃花画尽风？

古语楼 著

SHENG  
GE  
YAO

# 笙歌行

北京联合  
大学  
2013.11.15

古语楼

笙歌行

SHENG

GE

XIAO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笙歌谣 / 古语楼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7. 4

ISBN 978-7-5502-9658-9

I. ①笙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7785号

## 笙歌谣

作 者: 古语楼  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  
责任编辑: 徐秀琴  
特约编辑: 黎 靖  
策划编辑: 米山杉 李 娜  
版式设计: 徐 倩  
封面设计: 杨祎妹  
封面绘图: artistic青尘  
营销统筹: 章艳芬  
I P 运 营: 覃诗斯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毕氏风范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151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658-9

定价: 36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## 【目录】

### 第一卷 心悦君兮君不知

- 01 武陵源 /002
- 02 桃花劫 /006
- 03 将相杀 /010
- 04 瑕无猜 /015
- 05 画中趣 /018
- 06 璇玑图 /021
- 07 笑清谈 /026
- 08 华流彩 /029
- 09 巧设陷 /034
- 10 趣品茗 /039
- 11 钟山夜 /047
- 12 倾华年 /053
- 13 解连环 /057

第二卷

唯恐倾城更迷君

- 14 七夜雪 /064
- 15 更迷君 /068
- 16 师徒缘 /072
- 17 错盛宠 /076
- 18 信空函 /079
- 19 帝星归 /086
- 20 绿绮赋 /089
- 21 错相逢 /093
- 22 情中情 /099
- 23 如是观 /106
- 24 贪狼星 /111
- 25 兰陵王 /115
- 26 琵琶殇 /122
- 27 红颜歿 /126
- 28 步步谋 /131
- 29 孤无援 /134
- 30 心之间 /137
- 31 秋偈语 /141

第三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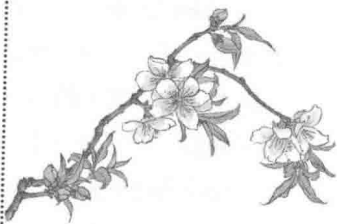
倾尽天下与谁同

- 32 围洛阳 /148  
33 忧心情 /153  
34 折戟殇 /156  
35 关风月 /162  
36 剑无情 /168  
37 平生恨 /172  
38 忧于怖 /178  
39 局中局 /186  
40 喜中悲 /193  
41 尘世安 /197  
42 温柔乡 /201  
43 佳期误 /206  
44 英雄冢 /210  
45 风云变 /218  
46 千般错 /225  
47 醉生梦 /229  
48 潜龙起 /235  
49 负天下 /242  
50 番外 /247



第一卷

心悦君兮君不知



他问：「你既然知道出路，为何装作不知，骗本王留宿石洞一夜？」

她说：「王爷只当是误入歧路吧。」

## 01 武陵源

武陵驿馆，笙歌散尽，阁楼内空落落的，只剩宇文风一人。他靠在躺椅上，取案几上三杯酒中的一杯，一饮而尽。

一阵琴音传入他耳中，猝不及防。他掀开珠帘，琴音又真切了些。曲调似曾相识，却又听不出是哪首琴曲，只觉得这琴声如寒江初雪，孤寂空灵。

他起身出了驿馆。

馆外是一片桃林，有石碑示名：桃源。满树枯枝立在风中，枯树像是随意栽植，纵横不一，毫无章法可循。

桃源内飘出阵阵花香，按江南时令也已到了夏末，不可能是桃花香气，可那偏偏是……不浓不淡，一丝一丝，沁入心脾。

琴音传来之处，似乎在桃源尽头。

几个侍卫瞧他出来，随后跟上，他也没有阻止。这次出使，从长安出发，经襄阳，过江陵，到武陵驿站，现在已经彻底进入陈国境内。在这未知之地，他也更加警惕。

宇文风循着琴声向前迈了几步，忽然一枚石子迎面袭来，他一扬衣袖闪过，而身后一株桃枝被石子击中，“咔嚓”一声便折断了。

“保护王爷！”一侍卫连忙上前去护他，可还没迈出两步，又一枚石子射过来，击中了侍卫的右臂，紧接着，石子从桃源四面袭来。

此时，宇文风的酒已醒了大半，他拔剑出鞘，斩断一株桃枝，暗夜渐渐静寂。他左移一步，又有石子射出，一掌打回，暗夜又沉寂下来。

他不再轻举妄动，而是环视周遭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——四方位分别分布着四棵枯树，加上他站的正中央，构成五阵。五棵枯树又与临近枯树形成新的阵法，阵中有阵。

“桃花阵？”



行兵布阵他并不陌生，以此为阵还真是少见，想不到在这里也会遇见懂阵法之人。小小武陵郡，真是藏龙卧虎啊！

宇文风彻底清醒了，心中来了兴致：“没有本王命令，不得擅自行动。”

侍卫立在原地，全然不明王爷的举动。他左移两步，退回一步，右走三步，折回四步，前三步，又左移——眼看王爷已走远，他们依旧屹立不动，谁叫军令如山呢！

在桃源深处，有枯枝上悬了几处鸟巢。走进一嗅，是桃花花瓣，已风干，想必这正是那诡异的桃花香吧？

他破了阵法，走出桃源，视野豁然开阔。河岸之滨，蒹葭在风中摇曳多姿，甚是苍茫。

天色昏暗，雾气迷蒙。沿着溪水向源头走，琴音越来越近。溪流上架着一座小竹桥，竹旁立了一块儿石头，石上刻着一段小赋：

碧山沧海，桃花瀑，霜晨月，合宇宙奇观，汇吾境。

千古辞画，右军帖，南华经，收古今绝艺，置吾源。

别致，清雅。

过了竹桥，沿青苔小路一直走，露出一座不大不小的院落。透过竹林，宇文风望见一名女子正坐在桌边抚琴。

那女子身姿绰约，缕缕青丝轻轻挽起，湖绿色纱裙因夜色略显灰暗。

他向前一迈，踩断了一根枯枝。琴音戛然而止，一枚石子携着风飞来。他转身闪过，再回眸时，那女子已在三尺之外。

“冒昧打扰，还请姑娘见谅。”宇文风的声音在空旷的山野里显得格外清亮。

女子望着他的来向，皱起眉：“你居然破了阵法！”不是质问，而是笃定。

“姑娘布的阵法着实令在下佩服。”

“布阵容易，独自闯过阵法之人倒更让人佩服！”

宇文风忽然感到一阵恍惚，他揉了揉额头，感觉女子的身影渐渐模糊，周围的树木也轻微摇晃起来，四周的天色暗得令人晕眩。

在倒下的那一瞬，他恍惚看见那女子的唇角噙着一丝释怀的笑。

榻上昏迷的男子，眉目俊逸，紫色衣袍间系着一条精致玉缘，更显出身份雍容华贵。看不出来意，摸不透底细，来者何人呢？

这桃花阵虽为小阵，却按照五行八卦设了108枚石子，此人在她毫无察觉之时便破了阵，可见他熟识阵法，绝非泛泛之辈。只是，她在阵中布了第二局：迷香。

她歪了歪僵硬的脖子，目光终于舍得离开竹榻上昏迷的男子，打量太久了，闻到厨房飘来饭香，她才起身。离开时，又回望一眼那俊美容颜，手不自觉在他眉目间顿了顿，察觉到有些不妥，也就作罢了。

昏迷中，宇文风感到一只纤手在眼角点了点，女子眼眸弯弯，似上弦之月。

他睁了睁眼皮，感到昏昏沉沉，手指触到一席冰凉的枕簟。

他掀开纱帐，打量室内摆设。正中央摆着一张木桌，桌上香炉内香灰已燃尽，其他都是些寻常用具，唯独窗前挂着一只鹦鹉，半合双目。他的佩剑正挂在书架上，宇文风取了下来，就晃晃悠悠走向院落。院内这几株翠竹，正是他昏倒之前看见的。

“公子醒了。”轻柔的嗓音在身后响起。

他一转身，瞧见走来的女子。她星眸闪烁，像蓄着一泉清水，湖绿色的裙衫外，罩着一袭白色纱衣。

这个女子也是他在桃源昏迷前所见的。她端着一个精致瓷碗快步走近，带来一阵草药香。

宇文风拔出剑，指着那女子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女子没有停下脚步。他将剑一横，阻止女子靠近。

“汤好烫啊，快让开！”

眼前此情此景似乎是他没有眼色喽？

就在宇文风犹豫时，女子叹了口气，绕过他，将瓷碗放在石桌上，

捏着耳朵转过身，提醒他在林中沾到迷香花粉，多休息才好。自始至终，她对他的杀意都表现得毫不在意。

这种表现若不是天真至极，便是隐藏得太深。宇文风暂时还想不到是哪一种情况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己的威胁对她毫无杀伤力，他的多疑倒是让自己不好意思了。

回想一下，是自己闯入她居所之中的，宇文风收回了剑：“在下复姓宇文，单名一个风字。”

他并未隐瞒自己是周朝人的身份。

“小女子武陵人氏，姓洛名清秋。”

“在下无意间听到琴音，闯了进来，还望姑娘见谅。”

“琴音？”她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公子太客气了，我这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人气儿。如果能多闯进来几个人，那也不至于这么无聊了。”

洛清秋一边摆放碗碟，一边摇头。她备好酒菜，领他进入另一间竹屋。桃木制的桌案上已备有山野菜肴，一旁还摆有酒和粥。

虽是家常小菜，但洛清秋依旧热络地招待了他。他拿起竹箸，夹起笋片。笋乃是食中一品，入口即化，并非一般山珍海味可比。其余小菜，他一一试过，清淡可口。

洛清秋打开桃花酿，斟上一杯：“这酒尘封已久，易醉人。”

宇文风大概一扫，不仅仅这饭菜，此处的竹屋、木椅、房梁，皆取自周围栽植的竹木，桃花酿也是由桃花花瓣与林间朝露酿制而成，真是物尽其才。

宇文风心中依旧是疑虑重重的，而洛清秋却像对旧友那般，初次相遇竟主动邀他喝酒。难道江南人都有“竹林七贤”的旷达？

宇文风心中这样想，但却未说出来，抿了一口酒，只觉胃中辛辣，微感头晕：“初喝味道沁凉，但后劲儿十足，好酒！”

“有眼光！”洛清秋淡然一笑。

这酒本是她向表哥赔罪所备，但表哥居然爽约，果真是没有口福了，若改日告诉表哥这酒已招待他人喝了，他一定会捶胸顿足吧。

劫持公主那档子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难道表哥还对她怀恨在心？

## 02 桃花劫

虽然是宇文风独自闯进来，可他隐约觉得这女子另有目的，不然为何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热情好客？

席间，洛清秋突然说有个不情之请。宇文风暗想果然没猜错，可听到她的请求时，宇文风自诩阅人无数也看不透了——她只是希望为他作一幅画而已。

洛清秋带他来到另一间屋子，是一间古朴的书房。房内四周立着书架，上面摆了不少传世赋文字帖，但更多是画作。其中，悬着的那幅《渔樵辞话》，简直道尽渔翁隐逸之旷达。

宇文风被安排端坐在竹椅上，忍受着她的打量。

如果知道他身份，洛清秋是否还会如此肆无忌惮？他的身份？想到这里，宇文风不自觉地笑了。面对洛清秋时，他竟摆不出一丝王侯架子，更奇怪的是，他被要求端坐在竹椅上，一炷香的时间内保持一个姿势，也不觉得降了身份。

宇文风望着书桌对面执笔的女子：“姑娘见人就喜欢作画吗？”

洛清秋摇摇头：“得看那人如何。”

她的画册上，留下的都是世间俊美的男子。

洛清秋自幼就喜欢作画，最初是给山上的鸚鵡、猴子画，后来有了给世间绝色画像的嗜好。虽然对宇文风的来历将信将疑，但一想到《倾颜录》画册上没有他，就觉得人生又多了一件憾事。

“在下冒昧到访，洛姑娘孤身一人，难道不怕我心怀不轨？”看似无意发问，其实他早已斟酌良久。

“我倒是希望这样。”洛清秋自顾自说了句，反应过来后，画笔差点儿掉在地上。

她故作镇定，提笔蘸墨，继续描摹。风掀起画纸，画上之人的轮廓

渐渐显现，眉若远山，眸若星，俊逸不凡。

“洛姑娘为何在桃源布阵？”

“世道不平，求个自保罢了。”这段时日，江陵战事不断，武陵虽然偏僻，却并非安身立命之所。她让师父教她在林中布阵，就是不希望被外人打扰。可遇见这样一个风华绝代的美男子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
两人都不愿透露彼此更深的身世，心中一边思量一边回答，谈话时又都有所保留，没有人再追问下去。

宇文风的视线落在桃案左侧的绿绮琴上，进屋时它便一直搁置在那里。

“昨天听到的琴声，像下了场小雪。”他回忆道。

洛清秋自小在南朝长大，没有见过雪，自然也不知道下小雪是什么声音。她只是停下笔，很坦诚地望着宇文风：“我昨天心情不太好。”

昨天是她生辰，表哥却失约。不论是有意不来或是有事耽搁，都让她实在生气，便随意拨琴，他居然说像下雪？

想到昨天她就叹气，而宇文风正愣在那句“我心情不太好”中，没想到接下去的话。但凡有心事，他多半会掩饰，在朝中见到的人，都是一副悠闲模样。很难想象某天他随口一问，另一个人不知是天真还是世故地回一句：“对，我心情不太好。”

两个人沉默着，都不知已落入远处黑衣人的视线之内。

画纸又被风吹起了一角，洛清秋伸手展平，接着瞄画上之人的眸子。她对着画笺摇头，感觉他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威严，眉梢、眼角缺一点儿什么，但她思来想去也想不出。

宇文风坐得身体僵硬、胳膊酸麻，便扬了扬手臂。忽而，迎面有疾风袭来，他锦袍一扬，避开袭来之物。

一支箭钉在室内的梁木上，黑色箭翎晃动着，发出嗡嗡声。紧接着，又一支箭袭向洛清秋。她闪躲不及，掀起一侧绿绮琴挡下利箭，箭尖射中琴身，同样是黑色箭翎。

宇文风立起屏风，挡住密密麻麻的箭。这时，一股白烟自竹屋外涌来，眼前弥漫起一团浓雾。有毒！他阖上木门，用衣袖掩住面颊，浓烟

中，他的手臂上被人拉住，洛清秋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跟我走！”

夜彻底暗了下来，天边露出半个月牙儿。轻微的脚步声踩过青苔，与这沙洲溪流的潺潺声相比，显得极为仓促。

正在逃命的洛清秋显然心不在焉。她很清楚，黑色箭翎是三恒宫的死亡暗号。射箭放毒，他究竟是何人，三恒宫要置他于死地？她偷偷瞟了一眼，却与他的视线相撞。那是一汪深邃的眸子，若千年寒潭，让人看不出情绪。

她忽觉脚底一滑，宇文风及时拉住了她。

“小心！”察觉到她眼神飘忽不定，欲言又止，他问：“洛姑娘是否得罪了什么人？”

她脸上的讶异很明显。原来，他们都认为是对方引来了祸端。她自嘲一笑：“这点还想问宇文公子，你身份非同一般，黑衣人目标极有可能是你。”

其实，从宇文风说到琴音开始，她就起疑了。她弹奏的绿绮琴，琴弦由蚕丝做成，三寸之外不闻琴音，若非武功了得，怎能在那么远的距离就能听见？她在武陵久居多日，从没有遇上什么土匪强盗，他一来便有人行刺，最可疑的人应该是他吧？

她将心中的疑虑和盘托出，宇文风也笑起来。方才喝酒谈天、作画论琴，她虽一派天真，却掩饰不住心思的机敏缜密，她不仅会布阵，在危急之时依旧镇静自若，还自留退路。这岂是一般女子能做到的？

二人对视着，似乎都要看出对方的不寻常之处。

轻风乍起，几片叶子在空中打转了几圈，打着旋儿飘落。察觉到一丝异样，两人同时望向远处。三丈外，一名黑衣男子从枝丫间跃下。

洛清秋心中一惊，认出了那黑衣男子——三恒宫的宫主沈旭之。

三年前，沈旭之到武陵想要拜“无量山人”为师，师父看他为仇所累，不愿收他为徒。她替师父传口信，让他消除仇怨后再来，而他充耳不闻，在师父门前跪了三天三夜，之后不知去向。

这三年，她隐约听过三恒宫这个杀手组织，沈旭之成了其宫主。

“清秋姑娘，别来无恙？”沈旭之的语气听不出敌意，倒像是老友偶遇。

洛清秋并未答话，而是与他保持距离，他向她迈一步，她就后退一步。

沈旭之察觉到她的回避，笑道：“多谢清秋引他出来，省得本宫扰了无量山人的清净。”

她不答话。

“清秋，让宇文风知道又何妨，反正他活不过今晚了。”

好一个离间计！此言一出，宇文风就扣住了她的手腕：“你与他早有预谋？”她想要挣脱他，却被他握得越紧，她鼻尖一阵酸涩。

“你我无冤无仇，你是信他还是信我？”

她的目光毫无闪躲，眼神真挚而澄澈，一时之间，宇文风也难辨真假。当时箭矢密集，来人似乎要一网打尽，白雾之中，她带他从屋内暗道离开，为行路之便，她还将绿绮琴沉在水底，确实不像是预谋加害他。

绝境遇佳人，是他心之所往。不过，这因缘际会的确诡异，他猜不透她究竟是黑衣人巧设的暗桩，还是被无辜牵连的路人。

沈旭之知道，宇文风落了单，现在取他性命易如反掌。他一挥手，几十个黑衣人从树上跃下，弓箭如天罗地网般一字排开，刀戟映在星辉下，闪过刺眼的锋芒。

宇文风微微一晒，眉宇露出不屑。

沈旭之的长剑刺来。与此同时，三丈之外潜伏的黑衣人一拥而上。

她的武功顶多能护住自己不受伤。这三恒宫是最难缠的杀手组织，杀人不多，可一旦锁定目标，便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追杀至死，她不想与三恒宫结怨。洛清秋心中权衡着救还是不救，忽闻“嗒嗒”的马蹄声。

一匹白马飞速奔来，挡在了宇文风面前。一把偃月刀从空中旋来，挡下了沈旭之的一剑，沈旭之被震得退了一步，手掌一颤，险些握不住剑柄。

一名武将一跃而出，握住偃月刀，站在三步之外，向宇文风禀报：“未将来迟一步。”

随之而来的，还有一列侍卫。

宇文风掸了掸衣上的灰尘，下了命令：“留活口，追查来历。”

虽说刺客身手不凡，但只要有那武将开道，宇文风所到之处便畅通无阻。而在这刀光剑影中，他向洛清秋的方向走来了：“擒住她。”

洛清秋急了，一步一步地后退：“我没有害你，抓我做什么？”

侍卫还未走过来，三恒宫的黑衣人又冲过来，挡在了他们之间。两帮人马相拼相杀，兵刃交接，在暗夜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
她与宇文风站在厮杀之外，遥遥地对望。是刀光吗？映得他眼中有一束一束的杀气？她心下一惊，转身朝溪流下游跑去。

### 03 将相杀

侍卫杀退刺客后，洛清秋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他们厮杀的溪流已远离桃源，与武陵镇最繁华的小道相距很近。

回到驿站，宇文风立刻派人去彻查武陵姓洛名清秋的女子。因为太倦了，泡过疏影准备的热水澡，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宇文风是被侍卫吵醒的。原来，麾下的将军和谋士吵起来了，他还没睡够，就不得不赶去劝架。刺客没抓到，内部倒先乱了阵脚。离得远远地，宇文风听见独孤向义道：“我真怀疑你是潜伏在王爷身边的奸细。”

此人正是昨夜及时赶到阻止了刺客的偃月刀的主人，而他口口声声说是奸细的贺兰子渊，正是宇文风的谋士。

贺兰子渊手握羽扇扇着风，显然没把对方的威胁放在心上，还翻了个白眼，回了句：“如果有奸细，独孤将军的可能性要比在下大得多。”

“唰”的一声，偃月刀已经架到了儒雅男子的脖颈上，这动静惊动了林间几只早起的飞鸟。

“本王最不愿见你们公报私仇。”幸亏他来得及时。

宇文风知道，自己手下的谋士和良将有着深深的仇怨。



独孤向义为柱国将军独孤信之子，有其父之威勇，叱咤沙场，箭无虚发，曾一箭射落草原鹰王，有“落鹰将军”之美誉。

贺兰子渊为柱国将军贺兰祥之子，同为将门之后，却偏爱舞文弄墨，虽不任一官半职，却一直以谋士身份为他效命。贺兰子渊的神机妙算堪比诸葛孔明，有“雕龙公子”之雅号。

这麾下二将一文一武，乃是他的左膀右臂。而一年前，独孤向义的父亲谋逆事发，一杯毒酒被赐死，那送酒之人便是贺兰祥。自此，两家结成世仇，二人也变成死敌，虽共同效力于他麾下，却一直不和。

向义之所以怀疑子渊，也有他的原因。

这次南下，本应在江陵换船，乘水路顺流而下到达建康，而在江陵时，子渊听闻“无量山人”隐逸于武陵，想要单独南下拜访高人。江南内乱不断，子渊不懂丁点儿武艺，宇文风遂决定在武陵驿站停留几日，并派向义随行保护子渊。

向义很不情愿，但一句军令如山，他也只得三步一回望，悻悻而去。他们三人私下并无太多的礼节，总是拿军令让二人共事，也太过生分。将相和，何其难也。

话说回来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宇文风才落得悠闲，独自在武陵驿站等待，然后被琴音吸引，误入桃源，而后引出了这一系列的事件。后来的事，宇文风也是从两人的争吵中获悉了一点儿眉目。

子渊没有遇见想要拜访的高人，不肯就这么回来，执意再等几天，而向义觉得他为了私心，耽搁了出使行程。

子渊道：“你这种武夫是不会懂我的谋划的。”

用人之际，得一奇才，足以扭转当今的局势。当然，他也不屑于向独孤向义解释。在各方征伐中，武将只是一介武夫而已，如果不为智者所用，再多功力也是白费。

独孤向义虽然想不到这一层，却也明显感觉到一个文弱书生对他的藐视：“你以为我想跟着来！”

两人就这样一拍两散。

向义提前赶回武陵，正巧碰上宇文风失踪，跟着宇文风的白马才寻